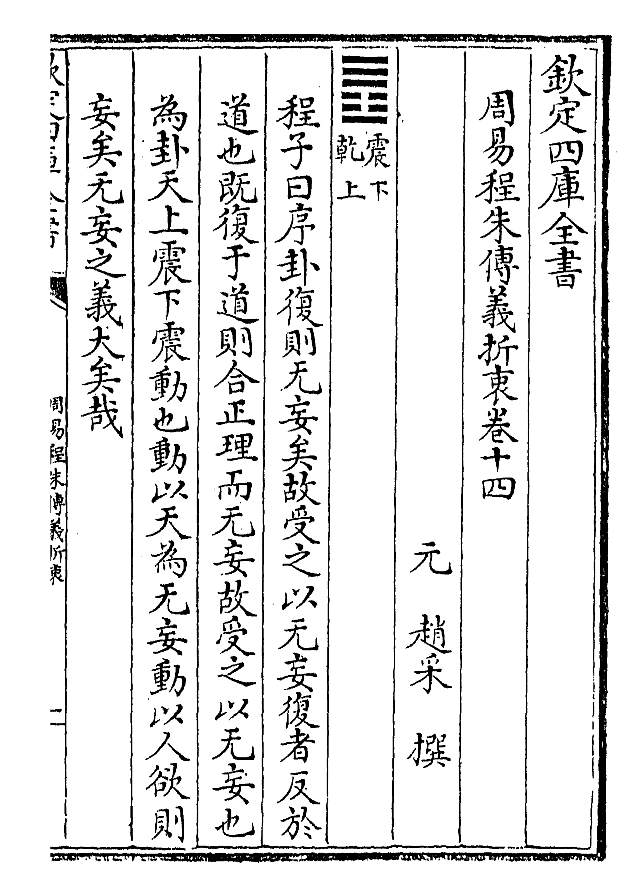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四

元 趙采 撰

䷘ 震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復則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于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受之以无妄也為卦天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朱子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于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愚按此卦朱文公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愚謂无所期望而得者便是天理天理便正天理如何不大亨正如何不利其匪正者謂

有希望有希望如何會正不正便非天理所以不亨而眚所以利轉為不利不利有攸往是説那匪正的事不是説无妄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程子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動以天

為无妄動而以天動爲主也以剛變柔爲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爲主于内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所謂无妄也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于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于

妄也往則悖于天理天道所不佑可行乎哉

朱子曰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殺他程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這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又曰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正

愚曰此彖與臨彖皆于繇詞元亨利貞上加三句其曰剛自外來此以初九言无妄也无妄大畜之

反大畜上九之剛自外來爲主于內主謂震也其

曰動而健此以震乾二體言无妄也其曰剛中而

應此以二五言无妄也合是數義此无妄所以大

亨也其大亨者以正也正者天之所以命我者也

唯君子爲能不失其所命以正也小人則反乎天

命其匪正也天命我以至正而我不正焉行欲安

之乎夫子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只是發明匪正不利有往之義非謂无妄不可往

也伊川于初九言卦辭不利有攸往是无妄不可有所往爻辭言往吉是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殊不知初九言往吉六二言利有攸往是无妄本利有攸往其不利者謂匪正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程子曰雷行于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于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忒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

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發育人民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物之道也

愚曰雷天之號令无妄發者雷既无妄物亦與之无妄焉與俱詞也先王茂對時體雷之无妄也下育萬物遂物之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子曰九以陽剛為主于内无妄之象以剛變柔而居内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葢誠之于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愚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所以為无妄者初九也以剛居初正也以正而往往則必吉何志之不得哉觀此无妄往吉則卦辭言不利有攸往不是說无妄不可復有往只是說匪正不可往正則往吉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程子曰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

居動體而巽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

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旣耕則必有穫旣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于求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

朱子曰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

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于前无所兾于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不耕穫兩句程傳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无妄本是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在面前李其所謂无妄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　不耕穫不菑畬易傳但取不首造竊謂耕菑亦自然之理似與首造事端者不同如何答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

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

愚曰二動體而中正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可往之理初至五有益體耕也二震為稼艮為手二往之五五來應二兑見震毀兑金也銍刈之象穫也二為田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初九震足動田之始菑象也五來之二歷三爻畬也妄猶望也有所

望于外即妄也文公云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夫種田望獲人之情也二以柔居下處未足之勢而中正交五无私意希望之心不耕不菑始則无所為不穫不畬終則无所冀守正以求其志无妄者也是惟无往往則與五合矣何不利之有夫子以不耕穫為未富言欲富則希望之心生二陰虛不足幸未有欲富之心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

人得牛邑人災也

朱子曰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愚曰六三以柔居剛匪正者也震乃坤體坤為牛三至四艮艮為手三至五巽巽為繩繫牛之象也震為大塗為足行人也坤為邑邑人也六三匪正故无故得災譬有人繫牛於此舍而之他行路之

人見其无主掠之而去彼繫牛者回責牛于邑人
夫邑人未嘗竊牛也而受償牛之責是无妄之災
也此便是匪正有眚處程傳糊塗不若本義分曉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程子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
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
貞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矣
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

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于貞也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愚曰九四无應而不希望求應以正自處者也聖人曰四雖陰位而九以陽剛處之可以固守其不希望求應之正正則又何咎焉象曰四之守正非外鑠也我固有之也蓋剛則无慾无慾則无希望无希望則正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子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

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為妄也其可用乎故曰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愚曰以九居五剛中而正无妄者也然五動則四為坎坎有毒藥之象醫師聚毒以攻邪故爻有疾藥之詞唯有故得疾則假藥以攻无故得疾少須

而疾平矣有故之疾真疾也无故之疾客疾也客疾何用攻之故曰不可試也五以剛中而下有坎體故云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程子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于理也過于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也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愚曰彖云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謂上九也行則必有眚上之不可行者以窮極不可耳非以有妄不可也

☶☰乾下艮上

程子曰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又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藴畜取艮

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程子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于下皆藴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于内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藴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于内宜在上位以享天禄施為于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

自食于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旣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唯有止畜之義葢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朱子曰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内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

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于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

愚曰小畜以巽止乾巽力弱乾力壯畜不住故曰小畜大畜以艮止乾艮力厚乾氣伏真能畜矣故曰大畜小畜君子之德則為文柔所畜之人則為剛暴大畜君子之德則為剛正所畜之人則為賢哲然二畜非相反也積小成大耳繇詞言利貞者

何大畜之世賢人畜徳以待用君能畜而養之此正也何不利之有今有三陽之賢不能畜而養之使自食于家未見其吉也故不家食則吉其吉者乃天下之吉也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變及才徳言之諸爻唯有止畜之義易道隨宜取明且近者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徳剛上而尚賢能止

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程子曰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

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愚曰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以卦變言大畜者大壯九四變也一變爲需再變爲大畜需體有坎離發爲輝光艮體互兌震兌西震東日之所出入日新其德也此以艮乾二體又推大壯之變以言大畜也以

卦才言剛賢也大壯再變九四之剛進居君位之上賢者置之上位六五以柔下之尚賢也以卦德言健謂下三陽也有三陽方說得健三陽自内而往難畜者也六五尚賢忘勢故能止之止之者畜而養之也以陽剛之賢六五能止而養之此大正之理三至上有頤體養賢也二居内為家兌口為食六五尚賢又下應乾九二九二受畜而往應之不家食也此非賢者之吉國家養賢國家之吉也

卦中兌澤決為川變兌成坎有涉川之象六五能止健而交二二受畜而應五何險難之不濟哉故曰利涉大川應乎天者乾為天言涉川之所以利者以六五之應乾也此以上九九二言六五之能大畜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子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藴畜人之藴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

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
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愚曰惟天為大而山包之以无有入无間以有有
含无有天何嘗在山中此只言其理氣而已非特
泰山喬岳可見試以一拳石觀之方春動時生意
鬱勃未嘗虧欠所以為大畜君子之心不盈方寸
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所畜者大矣堯舜
禹若稽古高宗學于古訓夫子信而好古同一法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程子曰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

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愚曰初九與六四為應又陰陽相得胡為而有厲

蓋四艮體而止初九乾體而進兩不相合然四在

上初在下若初九務于進則勢必犯上故危厲而

利於止以九居初位與爻俱剛故聖人為之戒欲

其養而後進進則有厲止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程子曰二為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

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于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說去輪輹謂不行也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于剛中柔中者不至于過柔耳剛中者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

學者所宜深識也

愚曰輹輿下横木也坤為輿自三而五為震震為木横木為輹二不動兑毀折之為輿説輹之象蓋二以剛居柔而得中見六五來畜便脱其輹止而不行以受畜于五二之中正可謂有涵養矣則亦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程子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也志欲銳

于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三合志上進也

愚曰說卦乾為良馬震為作足三陽並進良馬逐也九三剛健當位上九以一陽引類于上與之合志乾至此不可與初與二等而復却矣然馳逐不已必有奔蹶之患不可恃應而不備故戒之以艱貞使之艱難守正姑閑習其輿衛以待之夫以馬

之艮猶且艱貞閑習而後往九三可謂養之至矣

何往而不利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程子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

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于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天下之惡已甚而止之則上勞于禁制而下傷于刑戮故畜止于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

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朱子曰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愚曰六四坤體坤為牛坤初為童牛牿横角之木所以防觸也四畜初者也方初有厲而未能自已之時四何以畜之哉畜道莫優于豫譬之牛方童

而未角已為之牿而豫防其觸此聖人教人畜其
剛于始也至善之吉莫加于此象曰有喜非四之
私喜天下之公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子曰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
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察法嚴刑不能
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
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

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

政教使之有農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于彼而修政于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

愚曰九二犯五則三成坎坎為豕五成巽巽為白

自三至上有頤體豕頤中有剛且白者豕牙之象

也五畜二者也方二未脫轂之時五何以畜之哉
譬之豕方生牙已豶去其勢則能制其淫而易肥
腯矣牙只是幼穉非謂其牙難制也程傳乃謂牙
為猛利若制其牙則用力勞若豶其勢則牙雖存
而剛躁自止令時有不豶之豕其牙何嘗猛利難
制夫豕之牙猶牛之童也聖人言此皆是教人禁
之在初也吉而有慶非五一人之慶天下之公慶
也在心曰喜在事曰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程子曰闗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既極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虚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

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道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文下亦誤加之

朱子曰何天之衢言何其道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上畜三者也三如良馬之逐動无悖理上乃盡撤其防閑之具入其途而受之此三陽之幸會也故歎而言曰是何天之衢路如此之亨非歎天之衢路樂其道之行也蓋三陽皆君子君子之道

行則天下治矣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五

元 趙采 撰

䷚ 震下艮上 頤

程子曰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無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

養人之身故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程子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

于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作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

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頥之道賛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頥之時大矣哉

愚曰頥口車之名聖人見震艮之合外實中虚有口象下動上止有嚼象故名之曰頥頥之用養也養以正則吉養不正則凶故曰頥貞吉卦自臨四變為頥頥是大畫底離離為目觀也觀人之所養

必自求口實處覘之口實不過言語飲食言語飲食得其正則足以知所養之正若不正則足以知其所養之邪口實即觀頤之自也象辭言觀頤觀其所養自求口實觀其自養兩句只一意言欲觀其所養觀其自求口實養者何如至於象辭聖人又專以慎言語節飲食為言可見觀頤只在觀口實上分曉故觀辭寡可知為吉人觀辭多可知為躁人觀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可知為舜觀陋巷簞瓢

其樂不改可知爲顏觀不食周粟可知爲夷齊觀曲肱飲水可知爲孔子則言語飲食豈非觀頤之自乎彖又於震艮之象推之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乾天也坤地也乾交坤之初爲震交坤之上爲艮陰陽相交養萬物也上九尚賢在五位之上坤衆爲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萬物本乎陰陽陰陽正則萬物遂矣養萬民本乎養賢正人在上萬民遂矣養物養民以時爲大故曰

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程子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也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徳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義事之至近而所繫

至大者莫過于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于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為飲食于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于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則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愚曰震為決躁艮在上而止之慎言語也頤中无物節飲食也言語不慎則招禍飲食不節則生疾皆非所養之道故觀頤觀于此而已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程子曰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于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位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

欲也上應于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柔順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柔順為柔動其順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九動體柔順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于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其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愚曰頤自明夷之離三變成頤又頤是大畫底離
離為龜故初九有龜之象伏于坤上之下龜蟄時
也龜所以靈者蟄則咽息不動无求于外君子在
下所養以正靈龜之類也今初九靈龜自可不食
乃舍而上應六四是舍爾所以為靈龜者觀我而
朶其頤也初在動體之下頤而動朶頤也爾言初
九我言六四舍爾觀我忘己從欲動而不正凶之
道也夫貴于陽者為其特立不屈於欲今躁妄徙

餔无耻自辱不足貴矣何者飲食之人人皆賤之
六之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子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
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
一國臣食君上之禄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
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于剛陽若反下求于
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
養于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

二陽既不可顛順于初若求順于上九往則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于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

宜矣行往也

朱子曰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愚曰初上二陽為一卦之主初以失己而凶上以由順而吉理之自然也至二與四三與五則或顛或拂于順之道有所不順蓋遠近相取勢有所就耳亦視其所向之得失而吉凶可知矣就養于下曰顛違其常理曰拂以上養下此常理也常理謂

之經二宜求養于五今顛倒而求養于初可謂拂其上養下之經常矣上六之艮為山山半為丘五也以五養二謂之丘順于往也越也今二既求養于初而倒施矣又欲越丘順而上征以從上九上下求養皆失之故曰凶象曰行失類也以五乃二之類上非二類也

六三拂頥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子曰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隂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于義自養則成其徳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

愚曰此爻就養于上故不曰顛然亦違養道之正故曰拂夫上為養主已為之利何拂之有曰上尊

道而貴德下守道而尊巳此所謂養之正道也今六三以不正之德居動躁之極不以道義交于上九而以口腹累上九則拂其養道之正矣如之何而不凶不正之人必見屏棄故曰十年勿用十坤數之極坤爲年本欲求利反更得害故曰无攸利

象曰道大悖也謂大悖養道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程子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隂居之隂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于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已以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才德威望為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于陵犯亂

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于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于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頤顛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于下下非其應類故為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下之賢由已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

而澤施于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者也以君而資養于臣以上位而頼養于下皆養德也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葢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已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愚曰順以上養下六四近君當位下交初九故曰顛頥然求賢自助用上敬下于剛柔為正正則吉故曰顛頥吉虎視謂四爻初也艮為伏虎初往四成離離為目虎視也下交不可瀆故虎視耽耽耽耽

耽威重貌久與賢人處則貪鄙之心消故曰其欲逐逐逐逐消散之貌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屈已下賢繼粟繼肉以君命將之上之所施者光矣

二顛而就初則曰拂經四顛而就初則曰吉葢初非二之應故拂四乃初之匹故吉或曰艮何以為虎按虞仲翔云艮為虎艮為虎者寅位也在天文尾為虎艮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程子曰六五順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于經常既以已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

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于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于為君也于上九則據為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愚曰據域中之大當養賢以及民今六以陰虛不

足反資養于上焉可謂拂養之常經矣然居貞守分則亦吉但不能濟艱危而成治安也凡濟難者必以剛五與上相易成坎艮坎為川震足而艮止之不可涉也象以居貞為順以從上夫能委己聽賢與愚而好自用者異矣使太甲不聽伊尹則終身為狂人成王終疑周公則當時天下未可知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程子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

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懐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之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

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愚曰上九一卦所由以順者宜其无不吉也然必小心危厲而始吉者葢當六五養人之寄任天下艱難之託此豈可易而爲之哉古之盡是道者唯禹稷伊周禹稷之由己飢溺伊尹之若推溝中周公之施四事天下安得不大有慶乎此卦于六五曰拂經于上九曰厲君臣之分也然五居貞而上濟難君臣之相得也故雖拂經而吉雖厲而大有

大過

巽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頥者養也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頥也為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為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于人凡事之大過于常者皆是也如堯舜之禪讓

湯武之放伐皆由此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于常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程子曰小過陰過于上下大過陽過于中陽過于中而上下弱矣故為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于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

朱子曰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程子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棟橈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剛過而中言卦才

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道也下巽上兊是以巽順和説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説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賛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愚曰遯四變而為大過巽為木為長為髙兊者巽之反長木反在上而髙非棟而何巽風橈萬物者而體弱此棟橈之象也又卦中四陽爻有棟象上

下陰柔兩爻不能勝四陽爻之重正如棟雖合抱之木而兩頭朽故繫詞曰棟橈然棟雖橈而不言凶者謂四陽雖過剛而二與五兩爻却得中又卦體上說下巽得用强扶弱之道也何者剛過而得中則不至激烈而暴戾巽入而說行則不至拂理而逆忤用此道而有所往則必利而亨尚何凶之有哉聖人恐後世知積强之救壞而不知有道以用其强也大過之時大矣哉其存亡成敗之交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程子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也

愚曰水聚為澤而至於滅木大過之象也然木植物也水能滅木不能變其植之性君子以之獨立

憂患之中而心不懼肥遯衰亂之世而心无悶此

君子所以大過人也夫大過之世貴扶危象曰獨

立遯世何也蓋不能獨立之人不能遯世不能濟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程子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

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措諸地而藉以茅過于慎也

是以无咎茅之為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

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薦藉則為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于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為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愚曰巽為白為草交乎乾剛草白而剛白茅也大過爻畫為器之象置器者苟措諸地可也而用白茅以承藉之過于慎也大過之初何以過于慎德

不足以濟衰位不當乎大任而能慎護細行以行於世則亦可以无所失此善用柔者也象曰柔在下藉白茅之象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程子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于二二復无應于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

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

愚曰兌為澤巽為木澤過木楊也虞仲翔曰稊稺也楊葉未舒也按戴記夏小正篇曰正月柳稊稊者發芽也程傳云根者未允此爻以陽德居陰位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者濟衰扶危莫此為甚在物則如枯楊再生稊在人則如老夫得女妻稊有敷榮之兆妻有生育之端故无不利象曰過以相與二至四互乾乾為老陽老夫也巽初爻女妻也一老一少過也相與則過化而中矣大抵此爻陽

得陰而有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程子曰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于中和而拂于衆心安

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為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于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剛强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肯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程子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他也有他則有累于剛雖未至于大害亦可吝也葢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他謂更有他志吝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

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為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于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于初也

愚曰四陽為棟而三四當棟心是著力處故聖人于此說橈隆之義三之棟何以橈也曰以剛居剛則折也又上九雖所與乃過涉滅頂弱不能勝无

有可輔助之理此必撓之道四之棟何以隆也曰以陽居陰剛柔得所也剛柔得所不撓乎下棟安得不隆哉若有他志而求係于初則撓曲就下陰柔大過取吝之道也大抵此卦初與上皆為二五所比不能濟三與四比三既凶而四亦不免有他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子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無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隂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也上六過極之隂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一作壯夫一作士夫于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隂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

醜也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愚曰二五均剛過而中之爻然五以剛居剛中猶不中也在物如枯楊更生華如老婦得士夫華生无種植之理婦老無生育之端无咎无譽言不足加毀譽其間象又以生華為不可久得夫為可醜過而不濟是謂過矣宜聖人薄之大抵此爻言上六過極之陰不足以濟五而有成功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子曰上六以隂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于水至滅没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葢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為之無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朱子曰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于義為无咎

矣盖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嘗謂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愚曰乾為首上六在首之上頂也上六本遯之六二自二進而上行涉四爻在至上成兑兑澤滅頂涉難之過也然涉難過甚雖不免凶而志在拯溺則不可咎此如陳蕃竇武之徒雖蹈滅頂之患至於殺身亡家然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然則大過

之時濟難者其唯中乎故六爻中陰得陰位正也
此卦乃以居陽而為美陽居陽位正也此卦乃以
居陰之為善无他反常體以協中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五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六

元 趙采 撰

☵☵ 坎下坎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

于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險習重也如學習温習皆重復之義也坎陷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于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陷之體也

或問程傳云一始于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水夫陽氣之生必始于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于中其

義未詳

朱子曰氣自下而上為是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應不可相雜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程子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

朱子曰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

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愚曰八純卦皆兩象聖人獨加習于坎者甚其險也甚之者使天下防其入而圖其出也其繇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者何天地間不可磨滅者只是這一畫陽蓋物生先與立物壞不與亡者也這一畫陽在理為孚在人為心亨孚而心亨外面雖千重險阻終是透徹出去然抱此信心坐待險衰亦

无是理不如見可而進自求出𡨕是之謂行有尚

葢孚心是立本處行是致用處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程子曰習坎者謂重險也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于險中而未出于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于坎既盈則出乎坎矣

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升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

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賛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愚曰習坎重險也聖人訓習為重訓坎為險耳王輔嗣以習為便習又曰習乎重險險如何便習習字只是重義象言習教事亦只是重疊教民水流不盈盈滿也水滿坎便流一坎滿流下去一坎又

滿又流下去流則不盈矣行險而不失信聖人于水土皆言信土之信以其生水之信以其行夫水必就下流濕萬折而必東故天下之至信莫如水維心亨乃以剛中此以二五言卦德也二五有心之象亨只是陽剛得中有些陰柔便不亨人當險難不可不亨其心也心亨而行則能出險心纔不亨便陷于險而不能出行有尚行有功也聖人破口說有功則出險特餘事耳坎在上天險也震足止

于下故云不可升坎在下地險也卦互艮為山坎為川半山為丘陵五為王三四為公侯坤為國上下皆坎設險守國也設險不惟城郭溝池甲兵之利紀綱法度人所不可踰者皆是所以法天地此推明爻畫以盡習坎之義也難生者險之時用險以濟難者險之用不知時不得用不以心亨而行之小則亡身大則亡國故聖人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程子曰坎為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于尋丈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于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

故當如水之洊習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程子曰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于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由習坎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于險乃不失道也

愚曰初六本臨之六五自外歷重坎而入于初故曰習坎窞坎底也道心亨也初六陰柔不中心不

能亨失道也既遇重險又入于窞其凶可知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程子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方為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于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

也

愚曰二剛中可謂心亨矣而止于小得何也葢居重險下卦之中而陷于二陰雖以剛中居之猶未可以有為其間故求小得如護紀綱小小節目之類直未大而已矣夫以不可必得之勢而猶有小得焉以見中之不可須臾離也設更出中雖小得亦不可僥倖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

終无功也

程子曰六三在坎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于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故戒勿用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

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朱子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閒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險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

愚曰六三德弱處剛當兩險之閒不能居易俟命來則入下坎上之則入上坎前臨虛而有險後礙

實而且杌隉希聲曰杌者阢隉險害之貌前後遇坎進退无門決入于坎窞之中而已身自陷險如何濟險勿用可也天下惟心亨而後可以濟險三以柔而不中心不亨矣安能成濟險之功哉此象以終无功而絕之也或曰初與三俱言坎窞何也曰初之坎窞下坎之穴也三之坎窞上坎之穴也三居上坎之底故云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

剛柔際也

程子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閒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

進結于君之道牖者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義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于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

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少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

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强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所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于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象只舉首句如此比多

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朱子曰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

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

愿曰爻中自初至五有震坎艮坤體坎震酒也艮奠震足坤腹有樽簋之象四三坤為土為腹土器有腹缶也坤為闔户坎艮為穴穴其户牖也六四德柔而位近君德柔易入跡近易通剝四无應于初方有求于五五无應于二亦有求于四君臣之情急于相須者如此又四與五適居剛柔之際可相與而有為焉是以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

器以此自納于君而誠信固結有若盟約而不可
解焉然不由戶庭而由牖者何也牖者通明之處
也夫君患不信于其臣者有所蔽也臣患不見信
于君者不能避其所蔽而就其所通者為之說也
今四因五之所明而納其誠信之約則言辭易入
而險難不難濟矣此所以終无咎也程傳以四皓
𦄷龍事明之善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程子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音柢抵也必抵于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于險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

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

愚曰九五居尊而心亨可以出險矣然上六一爻猶揜其上是水未能溢出坎面僅能平而當坎心焉夫水盈而後流流而後其功大五坎不盈不能滿起非五之力不裕也勢也如此則亦无所咎之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言雖剛中而未有大為也

心亨而大有為可以出險矣未者俟之之辭也爻于二曰求小得象于五曰中未大皆不足于二五之詞此繇所以言行有尚彖所以言往則有功勉二五見可而進以出險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程子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于叢

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

愚曰上爻動成巽巽為繩坤坎為黒纆巽徽纆也巽木爻坎為叢棘巽木數三故云三歲坎六爻自初至五是墜險求出之人上六以陰居上是為險陷人者也天道好還陷人者至是受殃焉所以被

係用墨索寘于刑庭三歲不得出凶可知矣古者圜扉之外種九棘故曰叢棘嗚呼初以失道而陷險上以失道而受刑上下皆失道是以為坎之始終焉

☲☲離下離上

程子曰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于上下之陽則

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程子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于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于正必能順于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

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旣麗于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朱子曰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愚曰天下惟剛能獨立无所藉乎陰柔不能自立必有所依乎陽故陰居陽中為麗離麗也陽居陰中為陷坎陷也是知小人可以依附君子君子于

小人羣衆中決无容身之地陽性正陰麗之麗者正則已正正則无不通故曰利貞亨然人之情又有身雖麗正而心未能委順於正者故曰畜牝牛吉牛順之性也牝順之質也養此至順表裏如一然後為吉也畜字不可輕看人欲附麗人必恭敬和柔乃可然非一朝夕之所致必畜養有素乃可

又伊川謂離明也取其中虛則為明義益火之為物不託則不傳不虛則不明一陰附于二陽之中

託也附麗也上下二剛而一柔虛也明麗也此麗所以有二義也然離之明來自外火爲外光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坎之明根乎中水爲内明故坎用乾以亨其明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此坎離之明所以不同而君子取以爲養心盡性之學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程子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乎天百穀草木則麗乎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重明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二五以柔順麗乎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為正乎曰離主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于正位乃為正也學者知時義

而不失重輕則可以言易矣

愚曰離自遯初六變而之三成无妄再變初六之四成家人三變初六之五成離自初變四言之離成坎日降而月升也自初變五言之坎復成離月降而日升也乾為天故曰日月麗乎天自初變三言之有震巽體震為稼巽為木坤為土故曰百穀草木麗乎土此推卦變以廣麗義也日月麗天氣麗氣也百穀草木麗土形麗形也明麗正柔麗中

正理依理也重明只是明而又明若半明半暗所

麗不正如何化成天下朱文公謂六二中正六五

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

數多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為剛剛正也五中

也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乾為馬而坤為

牝馬健而順也坤為牛離為牝牛順而又順也離

卦陽包陰是畜柔順之物之象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程子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愚按伊川釋重明麗正謂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至大象則又云繼世重明之義何前後相

戾也文公云明兩作是一句作起也今日日出明日又出謂兩作只一箇明而見兩番非明兩乃兩作也說做明兩則是有二日也此說盡之繼明是明而又明續續不斷之義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程子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

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于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履之道也其志旣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履乃有咎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避不剛明則妄動矣

愚曰離遯之三變遯下卦爲艮艮爲指離之初九在遯下體之下趾也遯五來踐之而成離故初九有履之說初以剛居剛處離體之下志欲上進

以麗乎四而為巽所進退故其履交錯而不成步

聖人乃設戒曰敬之凡人敬謹則不輕於麗人可

以無咎何者處離之始榮辱安危繫于所麗奈何

不敬以取咎乎故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子曰二居中得正麗于中正也黄中之色文之美

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黄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明

于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

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

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皷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

之離何可久也

程子曰八純卦有二體之義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

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

艮内外皆止兊彼此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

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

終時之革易也故為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懼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日既有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

足以為凶也

愚曰離為日三為下卦之終日昃也三爻變有坤艮體坤為腹缶形也艮為手擊之鼓缶也夫日未有不昃人未有不老死生晝夜之變葢理之常初无可樂可嗟者彼昧者不知不鼓缶而歌以為達則大耋之嗟而憂死是皆為死生所動故皆凶象曰何可久見得日既昃自然傾没雖萬計不能使之留此君子所以頹然委順不以死生累其心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程子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啟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

四之所行不善若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于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愚按此一爻東萊得之謂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于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

不明此意獨于離一卦言之何哉葢離有相繼之
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
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
心即是恭卓吕謂焚者古之極刑按古有焚刑刑
人之喪不居兆域不序昭穆焚而棄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程子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
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于剛強之閒危懼之

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于出涕憂慮之深至于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愚曰離目兑澤出涕也自目出曰涕兑口嗟若也

六五柔居尊位為九四强臣所逼故出涕戚嗟然有吉之道者五上相麗五王也上公也王公相麗未可犯也公即王所使以出征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

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寛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傷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

愚曰乾為首兑為毁折折首象也六五雖弱有大臣

以為之禦侮是以九四不敢凌突而五得吉然五亦善用上九曰吾使汝出征也葢有嘉美之意焉其要在折敵之魁首而已雖其醜類之詿誤者不必盡獲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六五之所用以正邦者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六